

平城史稿

殷宪署



殷宪 著



科学出版社

山西大同大学重点资助项目

平城史稿

殷宪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殷宪先生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在政务工作之余,集中精力进行北魏平城考察与研究的成果集。经他发现并研究的有北魏明堂、大同智家堡北魏壁画墓、大同操场城北魏平城宫殿遗址、方山灵泉宫遗址、北魏燕昌城遗址、大同沙岭破多罗太夫人壁画墓、北魏至北齐的北新城遗址等。这些成果除收入其论著《北魏平城书迹研究》、《大同新出唐辽金元志石新考》和《云朔骋怀六辑》外,大量见于本书之中。

本书立足文献,结合考古发现,从多角度出发,对北魏平城的历史文化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可供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书法学等相关研究者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平城史稿 / 殷宪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2. 2

ISBN 978-7-03-033473-2

I. ①平… II. ①殷… III. ①大同市—地方史—北魏—文集 IV. ①K292.5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17488 号

责任编辑:孙 莉 郝莎莎 / 责任校对:朱光兰

责任印制:赵德静 / 封面设计:谭 硕

封面题字:殷 宪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2 年 2 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12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9.5 插页:1

字数:462 000

定价:1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殷宪，山西太原人，1943年生。历任乡村中学教师，得胜五七中学支部书记、得胜公社党委副书记，新荣区委、区革委办公室副主任，中共大同市委副秘书长、市委政研室主任，大同高专党委书记。一级美术师，四届中国书协学术委员、山西省书协艺术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书法作品曾参加全国二、三、五届书法篆刻展，三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展，首届中国书协会员优秀作品展，当代书家作品展，北国书展，中日、中韩交流展等。平生致力于北魏平城书迹研究，获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二等奖），以及华北书法奖、山西省书法突出贡献奖，全国爱国杯、杏花杯、书苑撷英等书法比赛等级奖。现为山西省诗词学会副会长，山西省楹联家协会副主席。于北朝历史文化研究方面著述颇丰，为第七、第八届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九届后为学会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朝史研究基地主任，北朝研究会会长，《北朝研究》主编，大同大学云冈文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华南师范大学及中华二十四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目 录

代 魏 平 城

拓跋代与平城	(3)
北魏平城考述	(14)
大同北魏宫城调查札记	(50)
平城北魏古地名臆说	(64)
云冈石窟所反映的一些北魏政治社会情状	(75)
云冈第二十窟原始窟形初探	(81)
如浑水考辨	(87)
《水经注·灤水》如浑水平城段部分文字整理	(95)
《水经注·武周川水》考述	(103)
北魏畿上塞围考辨	(115)
北魏平城营建孔庙本事考	(121)
北齐《张谟墓志》与北新城	(128)

平 城 遗 踪

北魏平城砖瓦文字简述	(145)
大同新出土北魏墓砖四种简述	(155)
云冈石窟造像题记及其书法	(158)
北魏尉迟定州墓门石刻铭文及其书法	(165)
《北魏平成长庆寺造塔砖铭》考略	(171)

帝 都 事 略

北魏平城事略	(185)
西京前后的辽代大同府	(213)
大同进士杂谈	(225)
地域文化与大同精神	(242)
北魏平城时代大事录之一 (220~409年)	(247)

城 外 拾 遗

山西定襄居士山曹魏监并州诸军事冠军将军碑考略	(277)
曹操墓石碑的书体及其他	(291)
初盛唐墓志二种简述	(300)

后记	(307)
----------	-------

代魏平城

拓跋代与平城

现在人们习惯将北魏建国前后的早期历史，形象化为“从盛乐到平城”。其实，无论是盛乐还是平城，都是历史上所谓匈奴故地，也都是拓跋鲜卑的创业基地。拓跋鲜卑南迁大漠，“始居匈奴之故地”是在圣武帝诘汾之世^①。大体相当于汉献帝建安年间，与魏武帝曹操处于同一时代。据《魏书·神元帝纪》记载，神元帝拓跋力微继其父做部落联盟酋长是在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亦即曹魏代汉之时。也正是从这时起，大漠南北便与拓跋鲜卑结下了不解之缘。检诸史籍，拓跋早期的历史事件，多有与平城相关者，得田余庆先生《拓跋史探》启发，兹择三事略述于后。

一、桓帝葬母

据《魏书·文帝皇后封氏传》载：“文帝皇后封氏，生桓、穆二帝，早崩。桓帝立，乃葬焉。高宗初，穿天渊池，获一石铭，称桓帝葬母封氏，远近赴会二十余万人。有司以闻，命藏之太庙。”其实，此次桓帝意在葬父，同时葬母。欲以单于之礼重葬其父沙漠汗，以彰显其国太子的正统地位。《昭帝、桓帝纪》记此事为：“二年，葬文帝及皇后封氏。初，思帝欲改葬，未果而崩。至是，遂成前意焉。”^②

有史可稽的拓跋代居于平城地区是在公元295年，这一年力微少子禄官继可汗位，“分国为三部：帝自以一部居东，在上谷北，濡源之西，东接宇文部。以文帝之长子桓皇帝讳猗柁统一部，居代郡之参合陂北。以桓帝之弟穆皇帝讳猗卢统一部居定襄之盛乐故城”^③。此三部反映拓跋部雄踞匈奴故地的势力范围，同时也反映其由东北而西渐次南迁过程中的几个主要落脚点。禄官所居之上谷、濡源是拓跋南迁后的早期立足之地；参合陂北即今大同地区及相邻的内蒙凉城、丰镇一带，是继上谷之后拥有的中部创业基地；今内蒙和林格尔及托克托等近河地区则是最后得到的膏腴之区。其时上谷是大后方，盛乐以西是力微祖庭，大同南及雁门阨则是用兵之地。神元帝五十八年，亦即西晋武帝咸宁三年（277年），力微杀太子沙漠汗于阴馆。阴馆即今雁门关以北的夏关城村，方向在大同市西南104公里的大同盆地南沿。

^① 《魏书》卷一《序纪·圣武帝纪》第2页：“献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中华书局，1974年。

^② 《魏书》，第322、6页。

^③ 《魏书·昭帝、桓帝纪》第5、6页。

关于桓帝礼葬父母之处，田余庆先生说：“我判断文成帝时所穿的天渊池，就是以后冯太后与孝文帝经常临幸的灵泉池，地在平城与方山之间如浑水流经之处，当年桓帝所营其父文帝与其母封后墓在此，以后桓帝祁后墓也在近处的方山之上。这一带可说是拓跋皇室在代北东部的一个陵区。”^①关于灵泉池、灵泉宫，我曾有专文公布了本人历经20多年的考察结果，确指灵泉池在大同城东北15公里花园屯乡境内方山正南的黍地沟村与青羊岭村之间，至今池沼宛然；灵泉宫则在其东北约1公里的台地上，遗址遍布北魏磨光瓦片及带纹陶片，覆瓣莲花瓦当及带孔莲纹砖饰残件也时有所见^②。其地距永固陵5公里，说明田余庆先生所判断的“平城与方山之间如浑水流经之处”的方位是正确的。

桓帝改葬父母于平城附近，固然与其所领中部在平城左近有关，也应与其父母生前活动地及没后原葬地有关。神元帝三十九年（258年），拓跋鲜卑由长川（今内蒙兴和及山西天镇一带）西迁盛乐。五十六年，已归国八年的沙漠汗又一次出使西晋。本来其年冬就带着丰厚的回赠礼品踏上归程，但途经并州时被征北将军卫瓘拦住了。卫瓘以沙漠汗“为人雄异，恐为后患”为由，密奏晋武帝羁留沙漠汗。晋帝生怕失信于邻国，没有答应。于是卫瓘又以重金贿赂鲜卑诸大人，使其互相相害。两年后，太子才获准归国，老父力微派诸大人到阴馆隆重迎接。那些得到过卫瓘好处的大人们回到盛乐大帐在力微面前尽讲太子的坏话，昏迈的始祖竟下令杀沙漠汗于塞南。

诸大人前来迎接太子，为何沙漠汗未与同归，而是听凭他们回去进谗？始祖同意除掉太子，为什么不是在祖庭，而是又派这些大人们在塞南作案？对这些问题，《魏书》皆语焉不详。我想，真实情况应当是，其时沙漠汗以太子的身份充任左贤王，作为部落联盟的二号人物，他一定会居于前沿用兵之地。正如后来猗鬻以其子普根为左贤王居于雁门关前线，猗卢以其子六修驻守黄瓜堆南小平城一样。如此说来，阴馆既是太子踏上国土的第一站，也是他驻守的前哨地区。太子达阴馆与相迎的诸大人见面后，便赶赴其庭帐所在地。“诸大人乃驰诣塞南，矫害帝”，是在其大帐所在的聚落，而不是阴馆。塞南，这个地域指谓应该是非常明确的，塞就是秦汉长城，塞南就是这道古长城之南，并非更南一百公里的勾注陁即雁门塞之南。《魏书·奚斤传》记，奚斤“从征高车诸部，大破之。又破浑狄、宥连部，徙其别部诸落于塞南”，此塞南是在秦汉长城之南。《魏书·太祖道武帝纪》云：“蠕蠕社仑犯塞，诏常山王遵追之，不及而还。”“戊子，蠕蠕犯塞，遂至七介山，京师大骇。”^③这两处“塞”也是横亘于大漠南北的所谓极边。本人曾做过实地考察，在大同市北境，东起天镇县，西迄左云县，绵延三百多里的明长

① 田余庆《拓跋史探》，第249页，三联书店，2003年。

② 殷宪：《北魏灵泉宫池寻访记》，《中国文物报》2007年2月23日。

③ 《魏书》，第697、40、90页。

城内有一道略矮的边墙，夯层内包含有大量的两汉灰陶残片，其内又有博山炉状的汉亭障栉比相望。很显然这就是北魏时所见之“塞”，沙漠汗的大帐和葬地便在此“塞”之南。当时太子死于非命，其葬草草自在意料之中，故其幼子思帝就有改葬之意。其长子重返故地，以礼而葬，是礼葬，而不是迁葬。这就是说，诸大人矫害沙漠汗之所在，也一定在平城附近。田余庆先生从“背弃华殿，云中名都”（《魏书》卷二三《卫操传》），认为猗𩊦是卒于平城之地，言之有理。这也就是说，平城一带是力微时期太子沙漠汗的领地。

沙漠汗的享年，史无明载。《魏书·序纪》只说，“四十二年，遣子文帝如魏，且观风土。魏景元二年也”。“四十八年，（文）帝至自晋。”^①沙漠汗以国太子作为“魏宾之冠”质于洛阳是曹魏高贵乡公景元二年，亦即公元261年。第一次归国是魏晋禅代之际的晋武帝泰始二年（266年）。则其设帐于平城附近或在其父迁于定襄盛乐的258年，或在其由晋归国的266年。《魏书》说，力微先杀子后忧死的277年，已104岁。如果依此推算，其最大的儿子文帝沙漠汗也该进入老年了。但是，我们从《魏书·卫操传》所载桓帝功德碑碑文获知，桓帝猗𩊦十一年（即晋惠帝永兴二年，305年）去世时是39岁，则其生于晋武帝泰始三年（267年）。若以力微享年104岁逆推，其生年在东汉灵帝熹平三年，即公元174年，曹魏黄初元年（220年）继可汗位时已经47岁，继位39年后迁盛乐已经86岁。如果他30岁生长子沙漠汗，则沙漠汗生于204年，至其267年得长子猗𩊦时已经63岁，生次子猗卢、幼子思帝弗时就更是垂垂老耄了。这有悖常理。可见《魏书》记力微享年也如同记其为天女所生而无舅家一样带有神话色彩。如果他享年是80岁，而不是104岁，生年是198年，而不是174年，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这样力微23岁即可汗位，30岁即227年生太子。至261年质于曹魏的沙漠汗是34岁，沙漠汗得长子是35岁，遇害时是51岁，则其始镇平城之地或为32岁，或为40岁，以前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这就是说沙漠汗居于平城一带的中部地区首尾20年，其子猗𩊦、猗卢、弗，皇后封氏、夫人兰妃也应长期生活于此。

二、拓跋三都

田余庆先生指出：“313年穆帝以盛乐为北都，修故平城（按即汉平城）为南都，于平城更南的灑源之地筑新平城（又称南平城、小平城），这样就形成了拓跋三都的战略形势。”^②

拓跋三分之十一年（305年），桓帝病故，十三年（307年）昭帝去世。翌年（308

^① 《魏书》，第4页。

^② 田余庆：《拓跋史探》，第250页，三联书店，2003年。

年)，穆帝拓跋猗卢遂总摄鲜卑中东西三部（事实上其东部之上谷地区已失去控制）。自此，他的单于庭也由西部的盛乐移到了中部参合陂北的高柳至平城一线。这一年，离石左国城的屠各匈奴刘渊正式称大汉皇帝，迁都至平阳（今临汾市）。西晋的并州刺史已换成那位枕戈待旦的诗人刘琨（字越石）。穆帝三年，即晋怀帝永嘉三年（310年），刘琨以其子刘遵为质并“乞师”。穆帝猗卢派侄郁律（后为平文帝）破白部大人于西河，大败南侵新兴、雁门的铁弗匈奴刘虎。为此，晋怀帝封猗卢为大单于、代公。自东汉末，中原政权早已撤销雁门关外的郡县建置，移雁门郡及所属各县于陔南，但仍有许多原住民陆续返回陔北。为此，穆帝“以封邑去国悬远，民不相接，乃从琨求句注陔北之地。琨自以托附，闻之大喜，乃徙马邑、阴馆、楼烦、繁峙、崞五县之民于陔南，更立城邑，尽献其地，东接代郡，西连西河、朔方，方数百里。帝乃徙十万家以充之”^①（《魏书·序纪》）。马邑在今朔州境，阴馆在今朔县东南及山阴大部地，楼烦一说在朔州东南至宁武境，一说在今怀仁以南地，繁峙在今浑源西坊城，崞在今浑源麻庄。这样拓跋代的疆域东接代郡（河北蔚县），西连西河（内蒙河套）、朔方（内蒙乌拉特旗），北抵阴山，南极句注，方数百里。穆帝五年（312年），据于平阳的刘汉匈奴政权“（刘）聪遣其子（刘）粲袭晋阳，害（刘）琨父母而据其城，琨来告难”，穆帝“遣长子六修、桓帝子普根，及卫雄、范班、姬澹等为前锋，帝躬统大众二十万为后继”。“粲惧，焚辎重，突围遁走。纵骑追之，斩其将刘儒、刘丰、简令、张平、邢延，伏尸数百里。”^②（《魏书·序纪》）

这样的发展形势，使穆帝猗卢踌躇满志，他自然不会蜷缩于盛乐一区了，他把发展的重点放在了经父兄多年经营的平城周围。于是便有了设立三都的宏图大志，对此《魏书·穆帝纪》是这样记述的：

六年，城盛乐以为北都，修故平城以为南都。帝登平城西山，观望地势，乃更南百里，于灤水之阳黄瓜堆筑新平城，晋人谓之小平城，使长子六修镇之，统领南部。

“城盛乐以为北都”，是在盛乐之地新筑城。看来，力微虽在盛乐设单于庭且20年，但并未筑城而居，所居者草原部落的毡帐而已。盛乐，原名成乐，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原属云中郡，西汉高祖时，出于防范匈奴的需要，析云中郡（今内蒙托克托县境），在其东南40公里的成乐县置定襄郡。“定襄郡……属并州……县一十二”，成乐为郡之首县。东汉定襄郡复并入云中郡，《后汉书·郡国志》云中条云：“云中郡，秦置。十一城：云中，咸阳，箕陵，沙陵，沙南，北舆，武泉，原阳，定襄（故属定

① 《魏书·穆帝纪》，第7页。

② 《魏书·穆帝纪》，第8页。

襄)，成乐（故属定襄），武进（故属定襄）。”^① 此时的成乐仍恢复为县的建制。盛乐之名首见于《魏书·序纪》，即上述神元帝“三十九年，迁于定襄之盛乐”之时，且在盛乐有“四月祭天，诸部君长皆来助祭”之事^②。这似乎有了一点“都”的意味，但实实在在地讲，此时的盛乐还是一个地域概念。力微迁盛乐不是依托盛乐城，而是看重其地北有阴山之险，西有黄河之阻，南依长城之障，易守难攻的山川形势，更兼有川原平衍辽阔，水草肥美，易于移帐游牧的自然条件。只是在穆帝猗卢时期，盛乐才得择地修筑，有了北都的名分。但这个都在很大意义上带有一种象征的意味。因为自其统摄三部起，单于庭也移到了高柳（代郡，今大同东北 30 公里）北的参合陂。

“修故平城以为南都”，故平城，即汉前之平城。平城的地理位置十分清楚，但是在一些文献中却并非如此。《大明一统志》、《清一统志》、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钱穆《史记地名考》，都说汉平城在御河东的无忧坡上，也就是现在古城村之所在^③。谭其骧先生前些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北朝·魏》仍然把平城标在河东^④。既然穆帝猗卢是修故平城以为南都，那么只要确定了汉以前平城的位置，猗卢时期的南都就可以确定了。大同市博物馆的曹臣明先生发表在 2004 年 1 月 9 日《中国文物报》的《大同调查汉代平城县城址》指出：“操场城的东、西、北墙以及明大同府城的北墙中段，都存在着相互叠压的早、中、晚三期夯土，早期为汉代，中期为北魏，晚期为明代。此处东西、南北各 979 米的墙体便围起了汉以前平城和北魏平城宫。”这些已为 2003 年在大同四中背后平城园小区发掘的 1 号北魏宫殿建筑遗址、2007 年发掘的翰林别苑小区工地 2 号北魏太官粮窖及地面建筑大型遗址、2008 年发掘的美好家园小区工地 3 号北魏宫殿遗址所证明。单就 1 号遗址的双阶式宫殿形制，2 号遗址东西一排 14 个石柱础，3 号遗址直径达 25 厘米、十分精美的大型磨光兽面瓦当、大型覆盆柱础，以及该遗址与 1 号遗址由中央踏道连接组成的工字形前后复殿，包括三处遗址出土的“皇魏万岁”、“大代万岁”、“皇祚永延”、“长寿永贵”等吉语瓦当，以及兽面瓦当、莲纹瓦当、佛陀瓦当、人面半瓦等都足以证明操场城北魏遗址的规格和性质^⑤。而凡出土北魏遗迹遗物的地方，上有辽金遗物，下有汉前建筑构件，这种重合情况，城墙如

① 《汉书·地理志》，第 1620 页，中华书局，1962 年；《后汉书》，第 3524 页，中华书局，1965 年。

② 《魏书》，第 3 页。

③ 李贤等：《大明一统志》云：“平城外郭在府城东五里，本秦汉平城县。晋时刘琨表猗卢为代王，都平城即此，在今无忧坡上，南北宛然。”第 331 页，三秦出版社，1985 年。《清一统志·大同府·平城故城》：“今大同城东五里无忧坡上，有平城外郭，南北宛然，相传后魏时故址。”转引自刘纬毅《山西历史地名通检》，第 57 页，山西教育出版社，1990 年。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稿本》第四册，第 1235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钱穆：《史记地名考》，第 1349～1350 页，商务印书馆，2001 年。

④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图 52，地图出版社，1982 年。

⑤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山西大学考古系：《大同操场城北魏建筑遗址发掘报告》，张颌：《大同北魏遗址出土先秦小玺文字考释初稿》，《考古学报》2005 年第 4 期；张庆捷、刘俊喜、左雁：《大同操场城又发现北魏重要建筑遗址》，《中国文物报》2008 年 9 月 26 日第一版。

此，地层也如此。

关于平城的建城史，过去我们只敢说到秦汉，现在不是这样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庆捷先生从2007年发掘的操场城东北角北魏圆钵形粮窖与汉代数间小型房形建筑的叠压情况推断，此处北魏皇家粮仓可能是建在一座汉代仓储遗址上的。在这里不仅出土了29枚中为“平城”二字、周饰云纹的汉代文字瓦当个体，还出土了与山东临淄、内蒙定襄古城战国瓦当相似的具有战国时代特征的动物纹瓦当、同心圆纹瓦当、树木纹瓦当和素面瓦当5枚，2003年的北魏1号遗址也曾有一枚战国铜印出土。这些就把平城的建城史至少提前到了战国时期，这应与赵武灵王开发并设置代郡、雁门郡、云中郡及所属城邑有关。穆帝所修之故平城亦应在大同市区北部方一公里的操场城，这也便成了后来道武“截平城西为宫城”，“营宫室，立社稷，建宗庙”之所在。自穆帝猗卢始，中部创业基地也从参合陂北移至此处。

“更南百里，于灤水之阳黄瓜堆筑新平城”，这座新平城，实际是一座左贤王城。关于小平城，历来论者认为当在大同市南百里黄瓜堆（今称黄花梁，亦即唐时李克用起事之神堆）腹地的日中城、俗所谓日州城者。这座古城残墙犹在，周长六七百米。酈道元《水经注·灤水》云：“桑乾水又东，左合武周塞水。水出故城东南，流出山，迳日没城南，盖夕阳西颓，戎车所薄之城故也。东有日中城，城东又有早起城，亦曰食时城，在黄瓜阜北曲中。”“桑乾水又东南迳黄瓜阜曲西，又屈迳其堆南。徐广曰：猗卢废嫡子曰利孙（按即六修）于黄瓜堆者也。”^①以上纪述与实地考察的位置相合。2007年，我得睹一方北齐后主高纬武平七年（575年）北新城领民正《张谟墓志》，并获墨拓一帧。其志云，墓主张谟“武平六年十一月五日薨于新城治所……粵以七年三月十二日窆于新城之北岗”。我循迹寻自墓志出土地，在朔州城南45里的梵王寺村找到了一座北魏至北齐的古城，也发现一座被盗而俗称太子坟的墓葬，还在附近照壁山发现底径40米的代魏墓葬，又获知村民称古城西部为皇城的口碑。据此，我认为梵王寺古城址既是北齐的北新城、朔州城，又是北魏皇兴三年（469年）“寻徙治京城西南二百余里旧阴馆之西”的平齐郡，同时还是大代早期拓跋猗卢势力南扩后由黄瓜堆腹地南移的小平城。据《穆帝纪》，穆帝“九年，帝召六修，六修不至。帝怒，讨之，失利，乃微服民间，遂崩”^②。田余庆先生从《太平寰宇记》检出代州雁门县（今山西代县）条载有“拓跋陵”一项，又从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代州条检出“拓跋猗卢墓，在州西北雁门山中”的资料。循田先生的思路，我也从天顺本《大明一统志》卷十八太原府陵墓条检出“魏拓跋陵，在代州雁门”一项^③，与《太平寰宇记》所记大

① 王先谦校《水经注》，第249页，巴蜀书社，1985年。

② 《魏书》，第9页。

③ 田余庆：《拓跋史探》，第255页；李贤等：《大明一统志》（上），第293页。

同。这些都说明穆帝葬地就在小平城附近，而穆帝父子内讧的小平就在近雁门陁之处。也说明梵王寺村这座北齐的北新城也曾是拓跋早期的另一座新平城。之所以称作北新城，是因为孝昌年间六镇兵变，平城侨治于今代县境内后把这座旧日的南新城变成北新城了。从战略地位讲，无论是黄瓜堆的小平城，还是梵王寺的新平城（后称北新城），其功能重在捍边用兵一端。其实在桓穆二帝时期，在其南“外境”的大邗城另驻有桓帝之子普根。猗卢多次南出助刘琨击刘汉、退石赵都是从南平城、大邗城发兵。

猗卢的三都战略格局，是在拓跋早期历史上第一次提出“都”的概念，而且是第一次注意到依托城市创业，而不是单单依托草原聚落发展。其影响所及，一是进一步明确和强化了盛乐、平城、小平城三个创业基地的地位和作用。二是使后来的继任者在一定程度上注意筑城为都了。如桓帝的子孙一直以穆帝所修故平城为都，其中子惠帝贺偃在平城即位四年后，因故东迁，也要“筑城于东木根山，徙都之”。平文帝长子烈帝黜槐复立之后，“城新盛乐城，在故城东南十里”。平文帝次子昭成帝什翼犍在今浑源境内即位，复于建国“三年春，移都于云中之盛乐宫”。“四年秋九月，筑盛乐城于故城南八里。”^①

三、平城女国

北魏方山永固陵，俗称祁皇墓或祁王坟，但这个俗名却有点牛头不对马嘴。过去许多研究者，都把祁皇墓、祁王坟这个名字与方山顶上的文明太后永固陵联系起来、等同起来。1970年春，我被分配到方山西麓的堡子湾中学任教，每天一抬头就能看到东南山头上的大冢、小冢。询之同学，复求教于耆老，都说那是祁王坟，或名祁皇墓，内葬北魏冯太后。乡人还告诉我，我们这个公社就有一个小村叫祁皇墓，在大墓山下五六里的御河（古如浑水）西岸，据说是山头大墓的守陵人。守陵人为何不住在山上，却要住在山下，不是依山厮守，而是隔河相望？我总是将信将疑。直到20世纪80年代有机会接触到地方志书这才知道，“祁皇墓在府城东北三十里孤山之北，冢头峻绝如山……北魏桓帝皇后祁氏尝摄国事，时人谓之女国后，不言其葬所……疑祁皇即祁皇后，犹言女国君，故后人直谓之祁皇，理或如此”^②。后来，我又向世居永固陵侧西寺村张姓村民请教，他们称永固陵为大墓，并不称祁皇墓或祁王坟。地方志的记载、山头百姓的口口相传，算是把方山顶上的永固陵与山下如浑水一侧的祁皇墓分别开了。这就说明方山的永固陵与山下的祁皇墓的主人确非一人。关于祁皇后的身世，田余庆先生在《拓跋史探》中论述至详。我这里只就祁皇后与平城有关的一些史事物情串说如下。

^① 《魏书·惠帝纪》，第10页；《烈帝纪》，第11页；《昭成帝纪》，第12页。

^② 吴辅宏等：《大同府志》卷六《古迹门》，第26页。

祁皇后，祁或作惟或维，胡姓译无定字也。桓帝之正妻，田余庆先生考其族属为乌桓，“生三子，长曰普根，次惠帝，次炀帝。平文崩，后摄国事，时人谓之女国”^①。

穆帝九年（316年），穆帝为长子右贤王六修所杀，桓帝之子左贤王普根很快从“外境”兴师问罪，诛灭六修。此外境很可能就是勾注陞南的大邗城。然后普根以长子长孙的身份在平城即代王位。即位仅仅一个多月，便在激烈的权力之争中斃命，制造此次血案的是盛乐方面的“旧人”，还是急欲临朝称制的母亲，终为千古之谜。但不管怎么说，普根刚死，祁氏便怀抱普根刚刚出生的婴儿走到前台。不久小孙子命断，祁后似乎失去了继续掌国的身份。她的反对派见有机可乘，便将沙漠汗的幼子思帝拓跋弗（另一位夫人兰妃所生）之子郁律扶上台，是为平文帝。此人正是道武帝拓跋珪的曾祖，所以道武帝在平城践极后尊其为太祖。关于平文帝即位之地，论者皆指为盛乐，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与平城的祁皇后形成对峙局面。

盛乐、平城，二地势力此消彼长。平文帝统国五年，遂被重新崛起的祁氏害死。321年，祁氏立其次子贺傜（惠帝）登单于位，但贺傜实际上“未亲政事，太后临朝，遣使与石勒通和，时人谓之女国使”^②。于此可见平城祁皇后在西晋末各政治力量间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惠帝当了四年名义代王，第四年方得亲政。祁皇后之所以能交权下台，肯定是发生了什么变故，或者是祁后已经不在人世，或者是兰妃的子孙及其拥护者经过四五年的蓄势，已经足以与平城势力抗衡，兵锋指向这处云中名都。于是，祁后的子孙“乃筑城于东木根山，徙都之”，转移到可以依傍其后族势力的长川、大宁等地（今内蒙兴和至河北尚义及张家口以远）。这就是《惠帝纪》所谓“诸部人情未悉款顺”，是内部原因。除此之外可能还有外部原因，朔方的铁弗刘虎步步逼进，平阳前赵的刘曜连续辱杀西晋的两位皇帝，向北扩张，平城将处于前沿阵地。祁后的子弟东迁一年后，惠帝卒，其弟炀帝纥那在东木根山又做了五年代王后，为平文帝的长子翳槐代替，七年后炀帝杀回平城，将烈帝翳槐赶到邺城投靠了石勒，三年后翳槐又借助石赵的力量归国，“城新盛乐城”。在上述十数年权力斗争中，平城和盛乐一直是以都的身份上演着一幕幕历史壮剧。

在这段走马灯似的代王更替中几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其一，祁后葬于平城北祁皇墓的时间。上面已经讲到，一种可能是惠帝四年，即324年，惠帝东迁东木根山之前。另一种可能是335年“炀帝自宇文部还入，诸大人复奉之”，又于平城复立之时。在我看来，第一种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以祁后的性格，她不会无声无息地静坐十年以至终老。那么，桓帝祁后是被志在报平文屈死之冤的盛乐势力逼宫退位从而斃命，抑或在对方势力的威逼面前急于亲政的儿子惠帝与对方以杀母

^① 《魏书·桓帝皇后祁氏传》，第322页。

^② 《魏书·序纪·惠帝纪》，第10页。

为条件就势为之，还都是疑问。总之，她是死于平城葬于平城，而且在当地留下了千古不衰的口碑。如果祁后是死于惠帝迁东木根山之前的判断不错，那么她在政治舞台上的活跃期首尾不过十年。而这十年却是如此轰轰烈烈。诚如田余庆先生所说：“桓帝祁皇后在拓跋部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中，曾扮演过重要角色，为拓跋历史增添了跌宕起伏。”^①方山多么幸运，竟然接纳了中国中世纪两位伟大的女性，一位是文成文明太后冯氏，一位是早她一百二三十年的桓帝皇后祁氏。但是，由于建立北魏王朝的拓跋珪是文帝沙漠汗之妃兰氏的子孙，而不是沙漠汗之后封氏之子桓穆二帝的后裔，所以桓帝祁后的地位在史家的笔下也被大打折扣。但是老百姓不管这些，已经一千六七百年了，他们仍然口口相传着祁皇、祁皇后，甚至把冯氏的永固陵误指为祁皇墓、祁王坟。

其二，关于祁氏的族属，田余庆先生在《拓跋史探》中先是疑其为乌桓人，后又基本肯定其为乌桓人。几年前我到祁皇墓村作调查，得知该村有张、赵二姓。张姓村民告诉我，据老人们代代相传，祁皇墓村的张姓和靳圪塔梁村的库姓都是祁皇墓的守墓人。祁皇墓村西南里许的靳圪塔梁村有一个少见的姓氏“库”，共150多人。我将此事告知田余庆先生，田先生来信说，“库、库本为一字（音舍），祁皇墓一带库姓村民殆即乌桓库偃官氏”，“乌桓库偃官之部民伴祁皇墓而居竟达千七百年之久，中国偏僻处社会居民结构凝固性亦可见也”。以乌桓库氏做乌桓祁后的护陵人，应在情理之中。其实祁皇墓的张姓也该是这种身份。据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东胡诸姓》：“南皮张氏，本乌丸族。《晋书·石勒载纪》云：‘乌丸张伏利度有众二千……’又《魏书·太祖纪》云：‘皇始二年七月（慕容）普隣遣乌丸张骧子（张）超收合亡命，聚党二千余家，据渤海之南皮，自号征东大将军，乌丸王。’”^②祁皇墓守陵之乌桓张姓或与其后的南皮乌丸张氏为同族。古迹所在地口碑之可信度于此可见。以上发现为田余庆先生祁后族属乌桓的认定增添了砝码。

其三，穆帝三都制之后的回潮情况。穆帝的三都制开了拓跋筑城为都的先河。但是，千百年来不同民族各自形成的风俗习惯是根深蒂固的，不可能因着一个三都制便把拓跋部落联盟的“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统统从草原拉到城里。如桓帝次子炆帝纥那继统后，在勾注陞北被石勒击败，便迁于大宁，即今张家口迤北浩瀚的张北草原。昭成帝什翼犍“即位于繁峙之北，时年十九，称建国元年”。繁峙北该是今浑河流域湿地的一处大帐。随即又向北游移到参合陂北，并在建国“二年夏五月，朝诸大人于参合陂，议欲定都灑源川，连日不决，乃从太后计而止”。“昭成初欲定都于灑源川，筑城郭，起宫室”之议，为什么会告寝呢？什翼犍之母王皇后的一番话耐人寻味。她说：“国自上世，迁徙为业。今事难之后，基业未固。若城郭而居，一旦寇来，难卒迁动。”

^① 田余庆：《拓跋史探》，第246页。

^②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第275、276页，中华书局，1962年。

这就是拓跋草原民族由其特殊的生产和生存方式所形成的牢固的传统观念^①。所以，名义上什翼犍已于建国三年都于云中盛乐宫（今托克托古城村），四年秋九月，又“筑盛乐城于故城南八里”。但是，险恶的形势不容许他关起宫门优哉游哉当可汗。“五年夏五月，幸参合陂。秋七月七日，诸部毕集，设坛埽，讲武驰射，因以为常。”^②就是说，他每年都要到参合陂设坛讲武、在平城西郊祭天。于是其子拓跋寔“以建国三十四年七月七日，生太祖于参合陂北”就毫不为奇了。有一种可能是，昭成长子、道武之父拓跋寔原本就是以世子的身份居于南都平城一带。

其四，律吕神祠与郁律卒地。平文帝郁律是一位有志向、有作为的明主，他“治兵讲武，有平南夏之意。桓帝后以帝得众心，恐不利于己子，害帝，遂崩，大人死者数十人”^③。所谓平南之意，是说他在位时适逢西晋灭亡，东晋代立，中原大乱，郁律欲承父祖之业，南图中原。这样他肯定会从盛乐基地转移到平城基地，欲与平城的祁氏共谋大业。但是祁氏并不买他的账，深层的原因是“以帝得众心，恐不利于己子”，遂“害帝”。以此推测，桓帝后“害帝”之所在平城地面，而不是盛乐之区。2008年春，我陪李凭先生、戴卫红博士前往大同东50公里的浑源麻庄一带探寻太武帝保太后窦氏墓，复向其东北5公里至一湿地，有溪出焉。溪两侧有村名神溪，在浑源县城西北7里，村东有高台，台上有古祠，名律吕神祠。《中国文物地图集·山西分册》云：“北魏创建，其后历代均有重修，占地面积666平方米，坐北朝南……中轴线建有山门、大殿，两侧建钟楼、鼓楼……券门洞正中悬‘律吕神祠’匾。”^④祠中所祀为水母娘娘。祠殿三楹，前有五龙照壁，殿内70多平方米壁画也与龙王行云布雨有关。民间则有娘娘汲水遇仙的故事口口相传。询之县人，曰律吕祠，祀乐神之祠也。但是古人并无此等附会之词相传。清乾隆《大同府志》艺文门载元朝至元六年（1340年）麻治《重修律吕神祠碑记》云：“浑源州西北七里许有小丘，其上律吕神祠，三间四架。神之源委，庙之权舆，考无图记，不敢附会。”^⑤祠而建于高台之上，这是北魏建造之法。祠者，祀也，受祀者，律吕也。中国古代乐律统称律吕，但律吕是律不是神，中国古代诸神中绝无律吕一神，可见县中以其祀乐神纯属附会。倒是百姓以祠中所祀之神祈雨被旱合于

① 关于王皇后的族属，史无明记，但从拓跋早期婚娶绝无汉人的情况，知其为胡人无疑。又以其广宁（今河北涿源）的代郡籍里，以及其侄王支，尚昭成帝女，其侄孙王建少尚公主，官外朝大人、中部大人的胡族官职，以及以种族相近而出使慕容燕等情况看，王皇后应为胡族，或鲜卑，或乌桓。《魏书·官氏志》未见有改为王氏的鲜卑种族，但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第276~278页“东胡诸姓·王氏”却有“代郡王氏，本姓乌丸，鲜卑族也”的断词，并云“《魏书·官氏志》‘有乌丸氏，后改为桓氏’，‘桓’‘王’音近，疑志文原作王”。可为一说。但北魏另有桓氏在，如叔孙俊卒，明元帝命其妻桓氏殉葬即是。见《叔孙建附子俊传》第706页。

② 皆见《魏书》：《序纪·昭成帝纪》、第12页；《平文皇后王氏传》，第323页；《太祖道武帝纪》，第19页。

③ 《魏书》，第10页。

④ 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山西分册》（中），第126页，中国地图出版社，2006年。

⑤ 吴辅宏等：《大同府志·艺文门》卷二十七，第4页。